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耳食錄 第二卷

劉秋崖 臨川劉秋崖先生，曠達士也。冬夜讀書甚勤，常忘寢。鄰有少婦，亦夜紡不輟，聲相聞也。

一夕漏二下，聞窗外窸窣有聲響。於時淡月微明，破窗窺之，見一婦人傍徨四顧，手持一物，似欲藏置、恐人竊見者，屢置而屢易其處，卒置槁稻中而去。秋崖獨得之，乃一麻繩，長二尺許，腥穢觸鼻。意必縊鬼物也，入室閉戶，以繩壓書下，靜以待之。

已聞鄰歸輟紡而歎，歎不已，復泣。穴壁張其狀，則見縊鬼踞婦前，再拜祈求，百態慙慙。婦睨視數四，遂解腰帶欲自經。縊鬼喜極踴躍，急自牖飛出。婦則仍結其帶，有躊躇不行之狀。秋崖知鬼覓繩也，無繩必不能為厲，遂不呼救，而還坐讀書。

有頃，聞鬼款其門，秋崖叱曰：「爾婦人，我孤客，門豈可啟乎爾能入則入。」鬼曰：「處士命我入，我入矣。」則已入。曰：「適亡一物，知處士藏之。幸以見還。」秋崖曰：「爾物在某書下，爾能取則取。」鬼曰：「不敢也。」曰：「然則去耳！」

鬼曰：「乞處士去其書，不然，恐處士且驚。」秋崖笑曰：「試為之，看吾驚否。」鬼乃噴血滿面，散發至腰，舌長尺餘，或笑或哭。秋崖曰：「此爾本來面目耳，何足畏！技止此乎」鬼又縮舌結髮，幻為好女，夭夭而前，示以淫媚之態。秋崖略不動。

鬼乃跪拜而哀懇，秋崖問：「欲得繩何為」曰：「藉此以求代，庶可轉生。無此則永沈泉壤。幸處士憐之」秋崖曰：「若是，則相代無已時也。吾安肯為死者之生，使生者死乎？冥間創法者何人執法者何吏乃使生者有不測之災，而鬼亦受無窮之虐也，庸可令乎吾當作書告冥司，論其理，破其例，使生爾。」鬼曰：「如是則幸甚，不敢復求代矣！」

秋崖取硃筆作書訖，付之。鬼曰：「乞焚之，乃能持。」焚之而書在鬼手，復乞繩，因去其書，繩亦在鬼手，乃欣喜拜謝而去。還視鄰婦，亦無恙。

煤夫

崇仁三十九都，有山產煤。村民穴而取之，地道數里。洞口為大棚，以防霖雨。洞內每十數步支以木樁，以防崩塌。然葬其中者不少。

一日，取煤者聞洞壁中人語曰：「速出我，遲則死矣。」僉謂遇鬼，相顧駭愕。有雄於膽者應之曰：「爾死此，數也，毋為厲出當祭爾。」壁中人又曰：「我某村某人，固未死。」其姓名，則眾中某甲之父、三年前壓於山中者也，其家久延僧道招魂追薦矣，於是眾益駭，曰：「今日竟遇活鬼耶爾子在此，勿得作怪！」相與急奔。

壁中人聞之，亟呼某甲名曰：「爾既在此，忍不救父耶」甲大號，因尋其聲所在，揮鋤開土。壁既穿，一人蛇行而出。甲攜至洞口，呼眾；眾猶不信，調鬼當畏日，急折棚露日以驗之，果甲父也。

叩其不死之故，曰：「山塌之日，我適立於支木之下，得不壓。然前壘不能出，自分長埋矣，悲泣不已。倦而倚木成熟睡，適聞揮鋤聲而覺，故相呼耳。」既聞已歷三年，其人乃言：「吾如片刻也。」遂與子俱歸。後三十餘年始死。

——聞諸巨材吳君雲。

錢氏女

郭氏子，聘錢氏女。親迎之日，魚軒至門，得二女自軒中出，聲音、笑貌，服飾無纖毫差異，彼此互相爭辨。

其家驚怪，亟召其母家。既至，二女皆泣，就母懷與兄弟通款，皆曰：「請除妖妄。」母家亦竟莫能辨。因令各訴母家事，纖悉皆知。其母曰：「吾女左足跟有小黑點。」就驗，則皆有之。復各驗左臂紅印，印亦宛然。以於手足箕鬥，無不符契。或私謂曰：「是妖怪所為，形聲之間何難盡肖彼必為淫媚而來。若於牀第間試之，則或莊或謔，或淫或貞，真偽立見矣。」郭氏子挾二女就寢，觀其所為，亦竟莫能辨。

試驗之法殆窮，母忽心設一策，命立機於地，約曰：「能超過者，為吾女，不能者，殺之。」四擊劍以俟。一女惶惑無策，涕泣自陳。一女聞言，即躍而過，因前砍之，應手而滅。蓋深閨弱女，步履艱難，安能躍機而過哉？其躍者之非女明矣。此妖不及思，而為人所賣也。

鄰虎

某貴人微時，有鄰人獵南山，柙二虎而歸，一牝一牡。飼之既久，虎甚馴。開柙出之，昂頭扇尾，若貓犬然。

有私議者曰：「虎也至暴，奈何狎之宜早為之所。」意勸鄰人殺之也。牝虎遂人立而言曰：「將以我為噬公者耶則何為遲遲面與貓犬輩伍也？」時觀者如堵，貴人亦在。雖異之，而各不畏。

虎於是如人行，歷抱數人起，而復置之，若欲試其體之重輕者。諸人皆辟易而奔。復將抱貴人，貴人乃直其體，正其首，定神默慮，瞋目而視虎。虎以爪微觸貴人手，貴人不動，又微觸其喉，復不動。虎相視良久，遂咆哮而奔。牡虎隨之，鄰人追之莫及。

其為虎所抱數人，旬日內皆死。貴人後官至尚書。

胡好好

天津何生，有別業臨河乾，距所居三里許。妻張氏，美而妒。生素狎邪，而懼為張覺，每托故居別業，乃得一宿妖妓，再納淫嫖，而張不知也。

候值清明，天氣晴朗，花柳爛漫撩人。生河上翱翔，逢一少女，淡妝素服，嫵娜而前。生注盼略不移睛，女亦目成。生挑之曰：「何處麗人獨行何處」女低應曰：「覓渡。」生曰：「地非秦淮，人如桃葉，渡江不楫，烏能不畏橫流哉」女笑曰：「既已知之，不解迎接，饒舌何為」生狂喜曰：「迎接久矣，乞降芳趾。」女以目示生，生會意，乃前行，女遙遙相從，途人莫之識。

既至別業，不暇問姓氏，成歡而後言。女自云胡氏，名好好，新寡。夫族單門，鄰童暴橫。懼為所辱，將逃之母家。不意阻影津梁，復見誘於吉士，幸勿見委，雖列身妾媵，所不辭矣。生心畏妻妒，囁嚅難言，不覺有負心之語。女頻頰曰：「薄命之人，不自持慎，蕩情再辱，亦復何憾？誠恨既覩君子，旋復棄損，遂如楊柳東西，客舟空絆，含冤茹歎，慚惡無窮，惟有赴長流以自潔耳！」言罷淚零，不勝悲悼。生不得已，告之故。女收淚言曰：「郎誠見彩，是亦何難妾母家近在河西，一葦可杭。花月之宵，便與郎會，風雨之夕，便與郎離。以此地為王司空別業，寧有犢車塵尾之諍乎」生曰：「計亦甚善。第一水盈盈，屢使天孫夜渡，奈羅襦之沾露何」女曰：「君勿憂。家有漁舟，少習水性，伺家眾就寢後，便可擊楫渡江矣。」

既而期會數月，殊無失約。生自清明之游，托以讀書辭家長居別業，不復歸臥張所。張亦不往，唯一介往還而已。

久之，生恐張見疑，晝日歸家，將圖薦夕。遙見一少年書生，形容都麗。徑入其室。生怪之，伏門外而察焉。聞妻迎謂書生曰：「胡郎今日來正好，吾正念爾也。」遂聞共入寢室，淫聲蝶語，殆不可聽。生大怒，突入中門，求劍不得，求僕婢不得，乃厲聲呼妻，問：「爾室何人？」時張方與書生交歡，猝聞生至，股票不能出聲，欲推起藏匿。書生堅抱張，不令脫，且淫且笑，神色自如。事終，仍抱張而臥，不令著衣禪。張窘極，因大呼「有賊」。書生亦大呼曰：「吾爾夫也，賊安在」

時生已衝入寢室，啟帷發被，將執書生面斬之。瞪視大驚，連曰「怪事」，第見抱妻而裸臥者，非書生，乃好好也。好好見生，回眸微笑，仍抱張不釋手。張怖懼稍定，乃見書生化為麗女，轉復驚駭。生瞪視呆立，半晌無言。倏忽之間，好好又變書生矣，對生而淫張。張羞慚無地，宛轉嬌啼。生知是妖怪所為，攘臂登牀，從中繫之。書生舍張而抱生，張手足仍若束縛，略不能運。而生眩惑之際，視抱己者，則又好好也。謂生曰：「郎乃忘我，不記別業共枕時耶」遂以一手按生胸，一手捋生衣，與交歡焉。生初力掙，竟不得動，而為好好所撥，頗復不自持；既而力竭僵臥，側身於二女之間，恍惚如夢，左抱右擁，轉覺歡洽，而怖怒之情頓消。

好好乃笑曰：「與君同寢者半載，與君妻同寢者亦半載。日夕之間，兩地酬酢，曾無休暇。雖挹彼注此，於我無與，然本圖合內外、博兼寵，以為同類光；今既交惡矣，尚何留滯我素性廉潔，不欲媚人而有所取。適所受於君者，願仍還之君妻，吾事畢矣。」眨眼之際，復成書生，與張媾精。張無如何，唯有順受。生亦倦憊已極，睨視面已。夫婦相對，各有慚色。

良久，書生整衣下牀，鼓掌大笑，舉手高揖曰：「吾去矣！」

變為野狐，騰躍而出。遂不復至。

初，生以清明之游而不返也。次日，書生造訪其家，張見而悅之，三見而通焉。鄰人咸聞而丑之，而生不知也。至是狐乃自泄其事。

非非子曰：子輿氏有言：「殺人之父者，人亦殺其父。殺人之兄者，人亦殺其兄。」當生之如河上也，邂逅祭者，得遂其媾，將賦《蔓草》焉。豈知振萬於其宮者，即此抱衾於其室者哉一身兩役，報亦巧矣。嗟乎！依古以來，定婁豬豬於閨中，活秦宮於花裡而曾不顧者，又何多也！

夢中賓主

客有以事造主人言者，值主人有他故，未遽出。客坐廳事待，久之，偶倦而伏幾。主人既出，見客睡正酣，不欲驚之，乃亦伏幾。少頃客醒，見主人於旁鼻聲軒然，因復睡而不相呼。頃之，主人覺，而客睡如故，乃亦復睡。比客再醒，日已昃矣，恐主人覺而延之，趁門而歸。既而主人見客去，亦趨入內。

賓主竟日相對，未晤一面，未交一言。聞者謂之「夢中賓主」。

西村顏常

諺云：「錢有眼，穀有鼻，飛來飛去無定地。」蓋至言也。

嘗有一貧兒，年二十餘，落拓不事產業。一日，有青衣人導一白衣人至其家，謂之曰：「某等為人所幽閉，幸得脫，今來就君。數日內黃兒亦至矣。」徑入其內室。貧兒頗駭，促視之，寂無所有。見地上有物積甚厚，皆青錢、白金也，乃悟為銀錢之神。數日後，又有黃衣者造其宅而滅。得黃金百鎰，遂暴富。

心念財神為幽閉而來，必樂為人用，於是聘妻買妾，造華屋，營田產。奴僕充庭，賓客踵座。出則肩輿駟馬，炫赫道路，儼然如長官貴族焉。豪富甲鄉里，奢侈聞都邑。其子暴殄尤甚於父。或搥金為簿，以大旗數十卷之。俟風起，命僕颺颺，燦爛滿空，日以為常。或以綺羅席地，厚數寸，令婢妾數十裸臥於地，以金珠貴重之物迢擲之，約：中其私處者即與狎。又或以珍珠瑟瑟數升撒地上，令裸相搶奪，而觀其顛仆，以為笑樂。其他淫侈褻越之事，不可枚舉，而一飲千絹，一食萬錢，又不足道也。

一日，其父出遊，見道上糞中有穀數粒，忽瞿然曰：「積農人三時之勤，為人生日食之需者，奈何令棄污穢中？」即命僕拾取，以水滌之。

歸至家，其於迎謂曰：「午晌時，有數人衣服鮮楚，成隊自室中出，語我曰：「爾家逐我。今去至西村顏常家。」遂冉冉出戶。視室中財物，盡亡矣。復見黃蚊億萬出倉中，頃刻蔽空，望西而去，而倉中無粒穀存矣。」父子跌足懊歎，其家頓貧。

數年間，田產鬻盡，死亡相繼，其子竟以飢寒委溝壑。蓋華侈素習，不能復以勤儉持其後，天禍又從而施之。以至於斯也！

其父復夢人告曰：「我穀神也，感爾昔日穢中相救，念之不忘，當以爾身之食給爾。」明日，乃有黃蚊億萬飛來其家，盡化為穀，食盡復來，至死乃已。

嗚呼！天地生財，本為人用，必撙節流通而後不弊。近世奢斂之徒，至於父借耕鋤，母取箕帚，猶不肯與。其貪吝之意，若取錢神而囚之。錢神豈可囚哉而紈袴膏粱之子弟，承襲餘蔭，腴田萬頃，廣廈千楹，至於舉手一擲，輒費中人十家之產，是錢神既來，而斧鉞逐之。錢神又豈可逐哉夫囚錢者不智。逐錢者不仁。不仁不智，直不可以為人，區區用財之道，又無足論矣。

上牀鬼

吾鄉有夫婦諍語者，夫怒而出。

其夜婦獨寢，半掩其扉。燭既息，有人入室，若特上牀寢者。以為其夫歸，亦並不知問，但斂身向內，虛其外以待之。

既而其人上牀寢，絕無聲息，若不似其夫平昔者，婦不忍，因詰之曰：「君夜歸，悄不發語，得毋猶有憾於日中耶閨閣口語何常，乃不宏如此！」亦絕不應諾。

婦乃以身相偎傍，以手捫其臂，則體冷如冰而軟如絮，乃知其鬼而非人也，大驚呼救。同舍者急持燈來，其物乃徐滾下牀，色黑而形肥，似人似獸，撲簌一聲，寂無所見。

其夫方寄宿他所，馳召以歸。群謂夫婦不和，故鬼物乘其隙也。自是伉儷有加。

紅裳女子

常德有士人，客滇中歸。一僕負擔以從。一日向夕，不及旅店，過一小村，向村人假宿。村人曰：「此地他無館舍，惟一古廟，然素有妖怪殺人，不敢宿客。」士人度日暮途遠，不得已，乃曰：「吾不畏。」乞以一幾一燈，為達旦之備。村人與之。士人入廟，下榻一室，命僕宿其耳房。因張燈讀書，並取行篋中硃筆硯，陳於幾。澄心息慮，以待其變。

二更之後，僕已熟睡。有紅裳女子，年可十八九，婀娜而來，顧之而笑。士人揣知妖魅，殊不顧。女乃延佇而歌曰：

「昔伴笙歌隊，今居土木旁。銅丸埋漢殿，誰是定陶王」

低昂斷續，音節頗妙。既畢，笑曰：「郎識之乎？」士人答言不識。因復少近，曰：「更有新歌，敢獻於君子乎？」士人曰：「第歌之。」女乃拂袖擗裳，料眸欲足，緩聲而歌。柔曼纏綿，夭媚百出。其一章曰：

白月塵生暗鐵星，漆牀孤臥蠻冥冥。都曇答臘無消息，腸斷花奴空淚零。

二章云：

聞道蕭郎愛細腰，齊娘薛姊顫聲嬌。

自憐不及雙飛鷺，猶伴行人宿麗譙。

歌罷，立近幾旁，含情愆發。士人取筆濡朱，戲書其頰。女大驚，失聲而走，遂不復至。

次日，以狀告村人。令窮其跡。遍索廟中。見殿角一敗鼓朱書宛然，遂破之，得血數升及人骨若干。魅遂絕。

牛豕瘟鬼

餘年十六讀書涂坊村，距家三里許。師鬆岩先生，族叔也。

族祖某招之飲酒，席散已二更矣。時孟秋既望，月明如洗。

先生愛其涼景，因獨步來塾。遙見田畔一黑團，如氣球而大，以為荊叢。行漸近，隔丈許，覺其物左右轉動，促視之，遂旋滾入林箐中而滅。先生至塾，為諸人述其狀，莫知何物也。

數日後，聞附林小村牛豕瘟死殆盡，得非此物為之歟

雪媒

康熙己丑冬，崇仁有兩姓同日娶婦者。一富室賈姓，一士族謝姓。新婦一姓王，名翠芳，一姓吳。吳貧而王富。兩家香車遇於陌上。時彤雲布空，飛霰如掌，郊原溪谷之間一望皎然，幾不辨途徑。車上各飾彩繒，覆以油幕，積雪封之一二寸，絢爛略相似。同行二三里，共憩於野亭。輿夫媵僕輩體寒欲僵，共拾枯薪，薰火亭中。久之而雪愈甚，恐日暮途遠，各擁香車分道而去。

是夜，翠芳將寢，環視室內，奩具甚薄，且非己物，疑媾家質而易之。怪歎不能忍，乃問媾：「吾紫檀鏡台安在可令婢將來，為我卸妝也。」媾笑曰：「卿家未有此物來，今從何處覓？」翠芳曰：「賈郎何必相誑。」媾又笑曰：「吾真郎，非假郎也。」翠

芳曰：「謂郎姓賈耳。」婿曰：「某姓謝。」翠芳聞言大駭，乃啼呼「賊徒賣我」。婿大驚，不知所措。家人盡集問故，翠芳唯啼呼不止。謝母怒叱曰：「家本儒素，誰會作賊汝父母厭我貧薄，教汝作此伎倆耶誰能畏汝」翠芳曰：「吾聞汝家本姓賈，今姓謝，何也」母曰：「拙婢豈有臨婚而易姓者乎然則汝家亦不姓吳乎」翠芳悟曰：「我知之矣，汝婦自姓吳，吾自姓王。吾來時，途次遇一嫁娘，同避雪亭下。微聞旁人言此婦吳氏，其婿家吾亦聞之，不能記憶，殆汝家婦也。而吾乃賈氏之婦。雪甚寒極，兩家車從倉卒而行，其必兩誤而互易之矣。速使人覘於賈氏，當得其故。」

眾咸以為然。而賈氏相距三十里，使者明日乃達，則延陵季女已共賈大夫射雉如臯矣。蓋吳女凝視妝奩，略聞姓氏，亦頗知有誤，而心豔其富，姑冒味以從之。至是知之，佯為怨怒而盆水之覆，已不可收。即賈氏之子，亦不欲其別抱琵琶也。使者反報，翠芳欲自盡。或勸之曰：「王謝之婚，本由天定。殆姻緣簿上偶爾錯注，合有此顛倒。今賈氏已婚於吳，則阿卿自宜歸謝，尚何負哉」翠芳不可。謝氏乃馳介詣王公，告以故。王公深異曰：「非偶然也。」即遣媒者來告：「願為秦晉。」翠芳以父母之命，乃始拜見姑嫜，同牢合巹，成夫婦之禮。

厥後賈氏陵替，吳女憤恚而卒，謝氏子補諸生，終身伉儷，兒女成行，而翠芳以順婦稱焉。

是事也，時人謂之雪媒。

非非子曰：餘觀於畫屏紅葉之事，未嘗不歎，曰：巧哉天道，不意幻化滕六，直解作冰人也。夫男女之道，納果為定，直於親迎之日而交臂易之，可不謂奇妙者乎！然君子於此覘世態矣。

英巨山神

金溪喻公步高曉堂先生，幼孤，為人慵牧。飯牛於野，失足墜深淵，人無知者。聞下有人云：「此封君也。」乃以版承其足，捧之出水，則牛方垂尾岸下，遂攀而上。後經商景德鎮，腰金以歸，年八十餘卒。長君南屏先生大任，領乾隆庚子鄉薦。封君之說，當有驗矣。

卒後數年，其戚屬徐氏為扶鸞之戲。乩書曰：「英巨山神至。」英巨山者，金溪北境之名山。山之陰，即徐氏居也。因叩神姓名，乩書「喻步高」三字。徐氏驚曰：「公得毋即吾姻乎」乩曰：「然。」

時公次孫雲圃在側，問：「識之否」乩曰：「吾孫耳，烏得不識」雲圃喜而踞請曰：「祖何以得主茲山」乩曰：「冥王謂我無欺，故膺此封典。」雲圃曰：「祖既神矣，必知休咎。子孫科名何如」乩曰：「爾但讀書，自可致功名。何問為」既而題詩一首，復自書曰：「生平未嘗讀書，故作詩不能佳。」歷叩以家中舊事及家人所在，莫不符合。久之，辭去，乩不復動矣。後請之，亦不再至。

雲圃為餘姊婿，故能悉也。公居家孝友，富而節儉，好施與。餘十二歲時，曾登堂拜公。寬衣緩帶，藹然可親，真長者也。長者而神焉，誰曰不宜

佑清寺僧

豫章某生秋試，僦居於佑清寺側。

一夜，月光透窗。聞有排闥而入者，穴窗窺之。見一人緯帽紗衣，左手提壺，右手挈榼，心訝其異，初不敢問。

其人既至窗外，置壺榼於地，以指擊窗者再。生不解所謂，聊亦擊窗應之。其人低語曰：「可啟窗。」生亦試啟之。其人取壺、榼入窗，生漫受之。復以其帽入，生接之，而諦視其人，頂光孺然，乃一僧也。心計髡奴夜至，作如此狡獪，必有所私；益隱躍向之，以觀其動。

既而僧以手引生手，使探其私處。生心惡其汗而不欲使覺，亦捉僧手入窗，令下按己陰，則翹然者乃與已類。僧大駭，叫絕狂棄，從斷垣躍出。生啟關追之，佯為不及而返。

乃引壺酌之。良醞也，啟榼嘗之，佳饈也。鼓掌狂笑，大恣飲啖。

蓋居停主人之婦向與僧期，數日前徙以寓客，僧猶未之識雲。

無賴子

信州某村民入市鎮買谷。肩之過一村，從姑之夫家在焉。民念中途飢渴，盍進謁以博一餐至則姑父他出，姑出見之，甚悅，命置谷於前廳，邀入後室，為設酒食。飯畢，出廳求谷，已亡矣。民大號，訴於姑曰：「家有老父，待此朝食。今無谷歸，將逐我矣。吾寧死此，不忍見老父之飢且怒也！」姑惻然，給償之，民負以歸。

至半途，有無賴子阻之，曰：「若盜某氏谷耶某氏使吾要奪，宜速舍而奔；不然，且執爾。」民不得已，置谷而去。

無賴子取以歸，復造其姑，責之曰：「爾大不良！爾夫不在。乃以谷與私人耶吾已奪之，將待爾夫而告之。」姑曰：「吾姪也。買谷經此，以探吾故而亡之，懼不敢歸。故償之耳。」無賴子復誣以穢詞。姑無以自明，恚甚，投繯死，未斂也。

民間而往哭之，謂「姑之死乃以我故也」。無賴子執而縛之，聲其以奸致死，將詣有司。頃之，雷雨大作，黯黑不見人。比兩霽，無賴子震死戶外矣，其姑復活。無賴子者，姑之從叔，居於前廳者也。搜其室中，前谷並在，民仍肩之以歸。鄉里共傳，以為天理昭然也。

——此庚戌春間事。東鄉王尚山來都，於途決聞之，為餘言。

餘老人

餘老人者，逸其名，東鄉之西塘裡人，善推測之術。

初，聞某帥好招納異人，往投之。逆旅遇一人，談甚合，蓋同道者，遂請試其術。命主人以碗覆一物於燈下，各卜之。余曰：「鐵物也。」其人曰：「鐵是矣。究是何鐵物」餘不能知。其人曰：「必斷釘也。」啟之果然。餘驚服，固叩其所往。其人曰：「適至某帥府，欲售吾術。彼處勝我者甚多，念無所用，故歸耳。」餘聞之，亦廢然而返。

越數年，其人來訪。餘辭以他出，以觀其能。其人笑曰：「正在棗樹下觀書，何誑也」聞者驚報。相見大笑，盤桓而去。

餘晚年術益進，家居閉戶，不肯衙於人。間露數事，皆神驗。有村人修屋，問當以何日畢工。餘期以某日某時，且屬勿後。及期工畢，大雨踵至，淋漓旬日。又嘗薄暮游某氏園，見瓜棚上瓜甚夥，向某氏求二枚。某氏許之。餘請自攜去，某氏曰：「公老人，焉能挾此重物明日當遣人送至。」余曰：「若是，則空言矣。」某氏笑曰：「公豈疑我食言耶」餘亦笑而歸。是夜，某氏瓜為偷兒盜盡，始悟餘請自攜之故，蓋預知之也。

餘後不知所終。

文慧禪師

先族祖四橋公，官嵩明時，與僧文慧相善。僧沒後，公解任家居。數年染疾，百治不效。忽僧來診視，相見如平生歡，袖出醫方，一藥而瘳。僧既去，公始悟其死也。族人相訝以為神，為建寺棲之，稱為文慧禪師。遇水旱之災，祈禱甚應。能降乩示藥方，治人疾病，無不立愈，其不治者，乩不答。

有族人好鬥，刃觔其腕，乞方於乩，乩曰「不治」。某憂泣，固請不已。乩曰：「出寺門，隨手摘一草傳之。」如其言，痛立止，經三日，創已合矣。惟傳草處凝血為痂，附於肉。某厭其贅，以手爪去之，血湧出不止，須臾昏絕。知乩言「不治」者，終不治也。

土寇楊茂剽劫村落。族眾謀避兵，請乩問所向。乩曰：「還走何方。」三問，答如初。僉謂「我族當赤，無所逃命矣」，相與號哭。無何，寇大至，村裡為墟。寇氛既靖，存者尚半。蓋族之西南有村曰「何坊」，寇所未經，凡避此方者皆免，始悟乩之隱告也，其不得免者數也。

今其乂失傳，靈亦少替。